

壹、海宣會員應具異象

本會主辦的教會海宣退修會，指定兄弟在今天(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七)晚上培靈聚會中間作見證，我就在神前求話語、求信息，主就帶領我看到我們海宣開始時候那一段的光景。很自然的，我就連想到我們這海宣的工作係開始於一個異象。關於這點，我想我們每位在座的海宣同仁都知道的。這異象就是神實在很奇妙的把它放在祂僕人吳勇弟兄的心中。這異象就是他當年在歐洲傳道的時候，在芬蘭國家一個小教會內，看見了兩個宣教士的照片。那教會是一個很小的教會，只有六條板凳，聚會的人數也不多，充其量三、四十人，可是居然差遣了兩個宣教士到國外去作工。吳弟兄看到這個光景，這光景就成為一個異象，感動他，吸引他，給他一個很沉重的負擔，讓他在主前尋求主的旨意，接受主的託付，就有了「海宣」的工作。「海宣」就開始於這個異象。我們同工們到國外去，奉海宣的差遣到國外去工作，簡單的說，就是傳遞這個異象。當兄弟在主前尋求話語的時候，主就讓我看見這個異象的寶貴。

西方人常說：「沒有異象，就沒有負擔；沒有負擔，就沒有工作」。這句話，我想很有道理。我在讀經時，發現在俄巴底亞書第1節裏所講的那個「默示」，在英文本聖經譯作Vision(異象)，但在哈巴谷書第1:1節，那個「默示」，在英文本聖經譯作Burden(負擔)。可見Vision和Burden，都是「默示」，中文本聖經都譯作默示。西方人說No Vision, No Burden; No Burden, No Work「沒有異象，沒有負擔；沒有負擔，沒有工作」。實在很奇妙，有了一個異象，人就有了負擔；有了負擔，就會產生工作。這正是一定的道理。我覺得神的僕人接受了這個異象，就開始了這個工作——海宣，我們作為海宣的一個會員、同工們，我們今晚凡來到這裏的，都是有心的。那沒有心的，不會來。凡沒有感動，沒有負擔，或者簡單用世界的話說，「沒有興趣」的，即對這個工作沒有興趣的，那是不會來的。我們來了，就證明我們有負擔。所以我想作為一個海宣會員的，我們也應當有異象。這異象是什麼異象呢？當我在神前尋求話語的時候，神就讓我看見哥林多後書第12章中一段聖經的意思，那是我們最熟悉的一段經文，請大家一同來看一下：

「我自誇固然無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，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。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，或在身內，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認得這人，或在身內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樂園裏，聽見隱祕的言語，是人不可說的。為這人，我要誇口，但是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軟弱以外，我並不誇口。我就是願意誇口，也不算狂，因為我必說實話。只是我禁止不說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所聽見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，就過於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，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，免得我過於自高。為這事，我三次求過主，叫這刺離開載。祂對我說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，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為基督的緣故，就以軟弱凌辱急難、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，因為我甚麼時候軟弱，甚麼時候就剛強了。」(林後21:1-10)

我信這段話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一段經文，我們也常常喜歡抓住這裏神的一句應許，就是神說：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」。但是作為一個海宣的會員，我想我們不僅單單憑著喜愛抓住一節經文「恩典夠我用的」，我們還要瞭解當年神把這個應許賜給保羅的時候，不是沒有條件的。從這段話語中看見，有一些是我們今天應當效法保羅的——預備好我們的條件，準備隨時接受海宣的差遣，可以去傳遞異象，可以到遠方去傳福音。

貳、預備條件、接受差遣

今天晚上，我擬和弟兄姊妹一同思想：我們究應如何預備我們作為一個海宣會員的條件，然後隨時可以接受差遣，作一個海宣差遣到海外的工人，去傳揚福音，傳遞異象。

要想具備這麼一個預備，我們從剛才所讀的一段聖經中，可得到一些亮光。譬如說在那裏，保羅一開始就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。主的顯現和啟示，根據司布真說的話，就是異象，就是異象的說明。提到顯現，神常常藉看各式各樣的環境向我們顯現，像剛才所提的，芬蘭那兩張宣教士的照片和六條板凳，那就是環境的顯現，藉著那個顯現，神向我們說話。這個顯現就是神藉著環境向人說話。至於啟示呢？就是神藉著異象給人啟示，給人感動，給人負擔。所以這裏講顯現和啟示，實在就是異象的說明。保羅有著這個異象，我覺得也應當是我們的異象。在保羅的異象中，我們實有許多需要在主的面前接受的亮光。

一、脫離自我、穩藏主內

在這段經文中，保羅一開始就說，在十四年前有一個經歷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，在樂園裏聽見隱秘的言語。十四年前有此經歷，十四年後才在書信中提這麼一筆，至於詳情，他也沒說，就這麼輕輕的帶過一筆。我想這個隱藏在主裏的功課，他實在已是學得到家了。不要說是十四年前那麼久遠的事，即或十四天前的事我們得到一個異象，或是在主裏有什麼特別的看見和領受，我們也很快的就會傳揚出來、說出來。可是保羅在這裏，關於他個人所領受的顯現和啟示，他居然可以把它擱在那裏十四年，連提都沒提，現在寫信了，也僅稍為提一筆，以後其他的書信中就再沒有看見他提到。這是說明了，他實在是學會了——如何隱藏在主基督裏面。而且保羅提到這個人，講到他自己的時候，他是用一個第三人稱的方法，他說，有一個人，這個人或在身內，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神知道。他完全從自己裏面出來，這是非常的重要。我們今天最大的難處，就掉在自己裏面出不來。保羅在這個異象裏，學了一個功課，就是出來，從自己裏出來。他就好像站在旁邊來看這個保羅，他已經不是保羅，是基督在他裏面活了，他能說我活著是基督了，這絕不是驕傲，實在是謙卑。他已經死去，與基督同死了，現在是基督在他裏面活出。他站在一個第三者的地位來看保羅這個人，他自己是保羅，但他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來看保羅，因而他說，到底是身內或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神知道。這已完全從自己裏出來，脫離了自我，隱藏在主裏。這雖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功課，但還是要學習，許多時候我們會講這個道，更會聽這個道，

只是我們到底吸收多少，領受享受多少，到底能實行多少，卻是個問題。

在這裏，我們就看見保羅這個經歷。在他的異象裏，首先使我們可以學習的，就係他實在是一個從自己裏出來，隱藏在主裏的人。蓋恩夫人有一句很美麗的話說：「失去自己，在主裏面」。失掉自己，進到主裏面去。好像一杯水倒在大海裏。這杯水當倒在大海裏，水還在不在？說它在，也在、說它不在，也不在。它還是在，已是匯合在大海裏。它自己沒有了，雖然沒有，它還是在，它有到大海裏面去了。這我們在基督裏，真正能夠活到主裏面去，從自我裏出來，脫離了自我，進入基督裏了。這個功課實在不易學，卻是必須學習的。我想，做一個海宣的會員，隨時準備奉差遣，到遠方去傳福音，這正是第一步的功課要學的。真正學習隱藏，學習在主裏忘掉自己，正是最重要的一個功課。

我們讀四福音書，看到四福音書的作者都很奇妙。馬太福音裏面，講到馬太自己，僅在第9:9節那一次提到一下。馬太福音一共28章，在這28章經文中，就只有這一處提到馬太自己，那是說到「耶穌從那裏往前走，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，坐在稅關上，就對他說，你跟從我來，他就起來，跟從了耶穌。」就如此簡單明瞭，輕描淡寫的說了一下，就跟主走了，這就是馬太。而且馬太對他自己的記載，係用第三人稱的方法，他不是說作者如何，或本人如何，他只說：「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，坐在稅關上，」這是馬太福音作者對他自己的介紹。但我們如仔細讀路加福音，卻發現路加對馬太的事記載得比較詳細。馬太又名利未，路加記載利未的事，他說，利未是稅吏，坐在稅關上，耶穌出去看見他，並對他說，你跟從我來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，跟從了耶穌，利未且在自己家裏，為耶穌大擺筵席。這是路加所記載的馬太。至於馬太本人對他自己的記載，從來不提這些，僅這麼一句話，他是一個罪人，坐在稅關上的罪人，主要他跟從，他就跟從主了，此外他並沒有一句話提到他會接待耶穌，為耶穌大擺筵席，也沒有提到他撇下所有的來跟從主。別人講到這些，他自己卻沒有講。又如馬可福音書中，根本就看不見馬可這個人。路加福音書中也沒有看見路加。至於約翰福音書中所提及的約翰，都是指施洗約翰說的，他自己沒有。我們看到四福音書的作者，他們寫下福音書，但他們實在知道那不是他在寫，乃是聖靈感動他在寫，所以不敢掠神之美。

講到這裏，請容許我作一個失敗的見證。諸位也許會注意到，今年年初，或是去年也曾看到的事實。有弟兄打電話來問：「寇弟兄，怎麼你的講章登在××報上，換了名字」我說：「我從來沒有向××報投過稿呀！」他說：「我看到你的講章登在××報上，只是名字換了，題目也換了，但對照內容卻是一樣的。」我倒覺得希奇，去找了××報來看一看，連續有好幾期都是這樣，題目被換了，作者的名字換了，只是內容仍舊一樣，一字不改，我很覺希奇，連續好幾期都是如此。後來再仔細一看，那幾篇信息的後面，寫明是臺中監獄裏一個姓林的寫的，那人是什麼人，我也不知道。遇到這種情形，我第一個反應，自己感覺到，當然哪，總是從好的方面想，應當告訴這位作者，別人寫的文字，你怎麼可以換上一個名字來發表，這豈不是文抄公的行徑嗎，怎麼可以呢？拿起筆來要寫，但是內心的深處，還有一種驕傲在裏面，總覺得這是我講的道，我在講臺上所傳的信息，在教會週報上刊載的，你怎麼可以隨便拿來發表。說是

好聽，我要寫這封信告訴他這行為不對的，給他洗洗腳，但在主前默想，主就暗示了這到底是為什麼，真正是為他的益處著想，還是為自己的好處——為著你的顏面，尊嚴，好像受了委屈，被人掠美了。我不能不承認這兩種成分都有，不能說我就一點都沒有為著自己。但一想到人家掠我美的時候，主就立即光照我說，你說，人家掠你的美，但你所傳的道是誰的道，是神的道還是你的道，如果是神的道，你是掠主的美。我們是掠主的美。有許多時候，弟兄姊妹，我們實在看見人的肉體，一無良善，實在敗壞，好多時候講的理由冠冕堂皇，為別人好處，為著幫助他，給他洗洗腳，把他糾正一下，但實際上內心深處還潛伏著自高自大，自以為義，都有在其中。想到這裏，真要反省我們真正隱藏嗎？哪裏是隱藏呢？人家稍微把你的講稿換了一個題目和作者署名刊出，你就受不了，你就要出頭，還是最好的隱藏功課都不肯學，都服不下來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天天在那裏讀經，傳講信息或者領受真道，道理聽了很多，也講了不少，到底我們真正行了多少？事體臨到我們身上，就看見我們實在是軟弱，實在是沒有力量去行。若不是神恩待我們，憐憫我們，神的力量拖住我們，可以說我們沒有人能在主面前真正站立得住。這裏不過舉了一個小例，我們實在沒有辦法隱藏，喜歡顯揚，喜歡顯露自己，有時裝出一種假的謙卑，實在像保羅所說的他這個經歷，他給我們擺的榜樣，我們面對這個經歷和榜樣，實在是羞愧。這是說明，我們首先要學的。實在是要脫離自我，隱藏主內。像這種生活上常會碰到的細節，每一個微小的細節，都可能影響到神的榮耀，也都能反映我們裏面的光景，使我們不能不謹慎的。

二、勿自高、勿被人看高

其次，保羅在他經歷裏，還有因他得的啟示太大，所以有一根刺在他身上，免得他過於自高。他又講到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。「看高」與「自高」，這兩者都是我們這些自高自大的人所應特別小心的。提到被人看高，大衛王身上就有此經歷，當他打死歌利亞，以色列婦女在唱歌跳舞。「掃羅殺死千千，大衛殺死萬萬！」這首歌唱了出來，把他看高了，這一看高，跟著倒霉就來了，逼迫也來了，各式各樣的難處都來了。我們看到，一個人被人看高的時候，就是我們要準備倒霉、準備跌倒的時候。實在是如止。我想，在座每位弟兄姊妹多多少少有這種經歷，什麼時候被人高舉，我們就該害怕，人一講稱讚的話，下邊立即得準備一切，人的嫉妒來了，撒但的攻擊也來了，管教也來了，一切都隨之而來了。這個看高，實在可怕，只是人就偏偏喜歡看高。箴言書上告訴我們：「人的稱讚也試煉人。」(箴27:21)儘管看高是很可怕的事，但有的人喜歡被人看高，有意無意間願意被人看高。如果有人忽略了你，有的時候同工之間在工作中或公共場合提到某某人的工作，很自然的並不是在高舉他，只是提及或紀念他勞苦的時候，有的別人若被我們忽略了，那未被提及的方面就覺得另有一種滋味，很不對勁，在他感覺得好像他該被別人看高，卻被人忽略了，他應該被人紀念，而偏偏竟被人遺忘了，常常有那個感覺。其實等到你真正被人看高了，又會恐怕。人一被人看高，接著十字架就來了、基督徒常常就活在這般矛盾中。儘管這是藏在內心不說出來，從外觀看來，我們都很屬靈，但神知道我們心中的故事。在這裏看到保羅這種恐怕有人把他看高的經歷，他說這是最可怕的試煉。

看高之外，還有自高。使徒行傳第12章記載希律王的自高自大，其實他的自高，一方面也是被人把他看高的。希律王惱怒推羅、西頓的人，因此那些人就託人來求和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，坐在位上，對他們講論一番，那些人聽見了，喊著說，這是神的聲音，不是人的聲音。希律不歸榮耀給神、主的使者立刻罰他，他被蟲所咬，氣就斷了。從這件史實就看見，一個人被人看高，他就自高起來，這一看高一自高，接下去，就是危險，就是滅亡。對這兩個高，我們必須留下印象，不要被人看高了，也不要自高，這兩者也是我們預備自己所應當有的準備。

我們在自高中，尚有一種不自覺的自高，那就是我們常常會倚靠經驗。這個自高也很隱藏的，可謂隱藏的自高。特別是作聖工時，常常會倚靠經驗。我們常常會倚靠經驗，過於倚靠主。人在屬世的事上，儘管倚老賣老，但在屬靈的事上，千萬不能驕傲，不能夠倚老賣老。可是有時候，我們會落在這種難處裏面，竟會自高，倚靠經驗過於倚靠主。

記得一九六四年，我曾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領過一個聯合的培靈佈道聚會，白天是培靈，晚間是佈道。聚會的場所借用著金龍館，那是一個可容三四千人的雨操場。那時正值八月季節，我還記得很清楚，天天在下雨，每晚七時半聚會，但一到六點多鐘就開始下雨。雨實在下得煩人，一下雨，聚會的人數就會受影響，同時那段時間也選得不太好，那裏有一個獨立杯足球賽每年在那個季節舉行，我們中華民國也派有足球隊參加。賽球的地點與佈道會場所距離不太遠，球賽是七時開始，佈道是七時半開始，將到時候，雨下得很大，可是人們去看球不怕雨，但卻推託著下雨不肯來聽道。七時半開始聚會，我七時正就到會場，會場內還沒有今天我們這麼多人坐在那裏。可容四千人的聚會場地，還不到百多人坐在那裏，實在令人心裏冰涼。像雅各所講的，心裏冰涼，沒有信心，實在很難過。我真感覺到我們的禱告實在不夠。大會的主席頻頻向我道歉，說：「很抱歉，今天人來得這麼少！」雨一直在下，下得人也不來了。等到聚會開始，雨愈下愈大。神就，是這麼奇妙，忽然間大批的人從會場的幾個入口處往裏湧，他們手中拿著擋雨的報紙和上衣，幾千人一湧而進。那時我不免有一些害怕，因為當時(一九六四年)的情形，印尼和馬來西亞間常有爭執和問題，局勢常呈緊張。忽然間大批的人湧了進來，大家不免都有些耽心，後來才知原來是看球的人，他們在球場裏看球，雨下大了，他們先是用報紙擋雨，後來報紙不行了，就把衣服脫下擋雨，雨愈下愈大，擋不住了，這些人就跑到金龍館躲雨來了。我們在聚會，他們來躲雨。他們是躲雨來的，不是來聽道的。可是一湧進來，一下幾千人就把金龍館填滿了。這時我已開講了約廿分鐘，忽然大批躲雨的人湧進，會場秩序大亂，我也講不下去了。後來我臨時忽受感動，就改換題目，講兩條路，一條路通向永生，一條路通向滅亡。我說，這裏也有兩條路，一條路通向球場，一條路遇到主面前，到主面前的，就聽福音，得永生。我就簡明扼要的講兩條路，結果這天晚上，聖靈動工，有很多人悔改，決志信主。這真是奇妙，我們如果倚靠經驗的話，就會認為下雨就必聚會人少，工作果效不著。

我在基隆也會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。基隆有個教會請我講道，如大家所知，基隆是常常下雨的，我就求

主在那天不要下雨，給我一個坐滿屋子的聚會。到了那天，當我到達基隆時，正是大雨滂沱。趕到會場，牧師撐把傘來接我說：「今天雨下得這麼大」「真不巧！」他說：「講員來了，那就好。」我說：「我是來了，但若沒有聽道的人來，又如何？」他忙問我：「你怎麼知道沒有人來？」我說：「這麼大的雨，那裏會有多人來」他就要我進去看。當我一踏進聚會場所，只見坐得滿滿的，連過道上都擺了小椅子，小孩子們坐在那裏。「真是感謝主，你們這個教會實在是興旺。在台北，像這麼大雨，不要說一半，恐怕連五分之一都坐不滿。」他說：「這是我們禱告求來的」「可是我也禱告。」「你怎麼禱告？」我說：「我禱告，求主不要下雨。」他聽到我這話，重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幸而上帝沒有聽你的禱告！」「為什麼？」「我們的禱告剛和你相反，我們禱告求下雨，而且下大雨」「那裏有求大雨的道理？」他就說明：「你不知道我們教會裏面的會友，多半是打漁的，如果是晴天的話，他們都出海作業去了，有的連全家都出海作業去了，必須下雨，下雨才留得住他們，雨下得愈大，人來得愈多」你看奇妙不奇妙。他接著又拍了我一下說：「幸而上帝沒有聽你的禱告！」其實上帝有沒有聽我禱告？聽了！我所求的是求主給我一個坐滿屋子的聚會，祂聽了，給我成全了，但我的方法，我那愚昧的建議，求祂給我一個不下雨的晴天，祂不採納。我們許多時候自作聰明，向主禱告，還替上帝條陳，給祂建議以供參考，那又何必呢？難道上帝的智慧還不夠嗎？祂的道路、意旨、智慧高過我們，所以馬利亞真夠聰明，在迦拿筵席上酒用盡了時，她只告訴主說：「他們沒有酒了！」就是如此簡單的一句話，此外沒有提到那裏還有幾口水缸，你去想想辦法，那都不必要。我們只要把需要擺在主前，至於怎麼去做，什麼時候做，用什麼方法去做，這都是神的事。只要把需要擺在主前，其餘一切都讓神去定規。我們常常講尊主為大，說：「你坐寶座，掌王權」。實際上不是這回事，仍舊是自己坐寶座，或在主寶座前擠著，主要那樣做，你在旁扯手，要這樣做，要那樣做，甚至不讓主做。許多時候，我們就在那裏倚靠經驗、常識和自己的聰明才幹，這些都是變相的自高，並不一定要在人前說自己如何了不起才算自高。你若依靠經驗，依靠那以為最靠得住的，那就是自高。也勿落在變相的自高，我想這也是我們所當學習的功課。

三、把每根刺當作恩典

再往下看，就是保羅身上的那一根刺。他三次求告主，叫那刺離開他。三次求告是主在客西馬尼園禱告的榜樣。三次求告，但神並沒有應允，神只對他說：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」。我想，這件事，主提到恩典夠用的。恩典是為什麼預備的？就是為刺預備的。有根刺在那裏，我們就需求主給我們恩典。如果沒有刺，何必有恩典呢，而且人會說：「耶和華是誰呢？」不需要了。在這裏一根刺加在身上，實在是必需的。

很現成的一個榜樣，一個見證。我們親愛的吳弟兄在這裏，他身上就有一根刺，這是我們都曉得的。我們一同在國外同工、住在一起時，就知道得很清楚。他那根刺在身上相當的厲害，扎他、戳他，但我們也實在看見，這刺一方面戳他，一方面恩典就更豐盛。我剛才還在說，不要高舉人，勿把人看高了，在這裏我不是把吳勇弟兄看高了，我實實在在是看到了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夠他用的。這根刺在那裏戳他，

他就憑信心、靠恩典。如果你今天把他送到榮民醫院去檢查身體的話，對那檢查出來的情況，醫生定都被他嚇壞了。但是他就是如此，刺在他身上，神的恩典覆庇他，夠他用的。愈是有刺扎他，愈能顯明恩典。

顯明恩典的方式，在聖經中至少有兩個。一個是罪在那裏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。罪顯明恩典。另一個就是刺，刺在那裏愈尖銳，恩典愈顯現。很奇妙的，罪和刺都是帶來了恩典的豐富。真是奇妙，在這裏恩典是夠用的。實在的情形，既有刺在身，就更需要仰望倚靠，緊緊抓住主，你這樣做的話，當然恩典夠你用的。這不但是我們的經驗之談，也實是每個人都有的經歷。

在這裏，我就想到這刺有時是變相的，我們不一定弄得清楚。且容許我提到三十年前的一個見證，那時我兄弟還沒有蒙恩，家母在神前悔改信了主。先是家中有一個長輩的親戚，被我們稱為耶穌迷的。實在，我們如今想來，實在羨慕他那樣的篤信，只是那時我們尚未信主，就稱他為耶穌迷。他究竟迷到什麼地步呢？一看到人，就要人信耶穌，並指摘你有罪，要趕快認罪悔改，信耶穌。我們那時，根本不信主，他跑到我們家裏，一來就拉著我們的手，要我們認罪悔改，我們也實在把他當根刺一樣。新年吃春酒的時候，他坐在酒席上也不吃喝，先是獨自禱告，接著就自顧自的在傳講福音，如今提起來，真是羨慕他的篤信，但那個時候卻把他當根刺一樣。常常到我們家裏來，一看見他來了，就說這根刺又來了，倒霉鬼又來了。大年初一，在我們民間習俗上是最要緊的，大家見面要磕頭拜年。拜年時，他也來了。來時穿了一件白袍，像聖詩班白袍一樣，我們那時最忌諱穿白袍，喪家用的孝袍，大年初一穿了白袍到人家來，還算什麼，而且袍子的前面，還有一個很大的「罪」字。他帶著「罪」來拜年了。我們攔阻他拜年。他說：「拜什麼年，我要你們拜神！」我們又不信神，拜什麼神。他一來就講「罪」、「罪」、「罪」，講個不停。這根刺實在令人受不了，但還不敢得罪他，你如果把他推出去，那更糟，因他一轉過身，背後還有一個大字——「死」。你看要命不要命。大年初一，要講吉利話，最忌諱講死，他卻來個「罪」、來個「死」，看到這根刺，就說這個人真傷腦筋。感謝主，就是這根刺帶來了恩典給我們全家。家母就是他帶領悔改信主的。有一天家母和內人，婆媳之間發生爭吵，後來這個親戚來了，他說，你拜菩薩已拜了幾十年，究竟拜出什麼道理呢，愈拜愈不平安，還吵些什麼，趕快跟我去聽道。家母就被拉去聽道，聽了一次道，就受聖靈感動，悔改信主。以後家母又帶領我們全家信主。你看，就有這麼許多奇妙的事。當時我們就是把這親戚當作刺一樣討厭他，如今想來，真是感謝主。很多時候，我們以為是刺的，其實不一定是刺。刺小的，正是變相的祝福，在你是看不出來而已。那根刺在身上，就顯明恩典。愈是覺得有刺在，就愈顯現恩典的夠用，這也是我們應當體會的一個真理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在教會中，也覺得有刺存在。同工之間有刺在，那個同工擺在那裏，他就是那麼一回事，你說他好、不好，說他壞、不壞，火熱、也不火熱，冷淡、也不冷淡，他就是那麼一回事擺在那裏，你怎麼辦？很多人在教會裏也像搞政治一樣，忽然有一天他不來了，他一下到南部去了，一下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啊感謝主，他不來，這下可好了。如果聽說他到別的教會去了，就說「感謝主！真是感謝主！」

就把他推出去了。這是搞政治，把他推出去了，這不是教會。像這種情形，好像趕快要把刺拔掉，愈快拔掉愈好。我就想到戴德生先生說過的一句話，他說：「一個同心的同工，能使工作長進；一個不同心的同工，能使靈性長進。」是的，同心的同工，彼此配搭事奉得好，使工作有長進；不同心的同工，你可在那根刺上，學習多少忍耐、謙卑、愛心、包容等功課，使你靈性有長進。所以同工同心固好，同工不同心也好，一切都好。所以我們要記住，作為一個海宣同工，預備我們自己來接受差遣，一定要在這方面學功課，要把每根刺當作恩典。刺就是恩典。不要說刺來才有恩典，刺就是恩典。這個恩典，就是藉著刺顯明出來。所以我們必須在這裏看到，不要想辦法去拔掉那根刺，求主拿掉那根刺，主不會答應的。我們要進入神的國，必須經歷許多艱苦，凡立志在基督裏敬虔度日的，總要受逼迫，沒有例外。在這裏，我們實在看到了這些都是應當學習的。

四、放鬆交託，真正靠主

在後面還有一段，就是保羅在這裏接受主的勉勵。主說：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」。這軟弱是指什麼說的，我們要好好思想一下。我們常常說，某人軟弱跌倒了。保羅曾說：「有誰軟弱，我不軟弱；有誰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」軟弱與跌倒有關係，跌倒是由於軟弱。某個弟兄軟弱，我們要擔代，要包容。我們通常講軟弱，是指壞的方面說的，但在這裏說「主的能力，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」難道說主的能力在跌倒上顯得完全嗎，在我們犯罪的時候顯得完全嗎，在我們被過犯所勝的時候顯得完全嗎？我想，不會是這樣的。這裏「軟弱」的意思，據精通希臘文的朋友告訴我，另有意思。

這「軟弱」的意思有好幾方面，真是非常奇妙。一方面，軟弱是表示放鬆的意思。什麼叫作放鬆？我們有時抓得很緊，好像一放鬆，就會失掉了，因而抓得緊緊的，還是患得患失，還是貪生怕死。抓得緊緊的不放，還不是軟弱。軟弱有釋放，完全放鬆的意思。不放鬆是不行的，一定要放鬆。

我在學校裏教哲學，曾參加一個哲學會，學會裏也有教哲學的天主教神父參加在內。在學會裏有時在一起聊天，有時也開開小玩笑，有一天我就問一個年輕的神父。他稱我弟兄，當我稱他神父時，他不要我稱他為神父，也要我稱他為弟兄。我說：「好，好，我稱你弟兄。弟兄阿，最近(前些時候，他們的教皇已通令神父修女可以結婚了)要恭喜你，你可以成家了。」他回答得很妙：「我不結婚，守童身，是我的權利，不是義務。我有權利不結婚」他很年輕長得很帥，這回答真是夠漂亮。但我說：「既然稱為弟兄了，我們應該敞開來談，一切你也不要瞞我。像你這麼年輕，長得又帥，也接觸過很多人，當碰到一個試探來了，譬如說，若有年輕的小姐包圍你，你又怎麼感覺。你且說老實話，你裏面有沒有動情慾。」我們在哲學學會裏可以這樣談。他想了一想回答說：「弟兄，我告訴你說實在的話。這些年來，我不止受到一千次以上的試探。每次試探隨到的時候，我總要提醒我自己，不要忘記是神父。」還是老實話，他要提醒他自己是神父，不能隨便，不能動情慾，否則會失去見證。但我告訴他說：「弟兄阿，你想提醒你是神父，而我是個基督徒！」他插口問道：「你難道沒有試探嗎？」我說：「我已結了婚。」「結了婚也會有試探呀！」「是的，但我每次遇到試探的時候，不必提醒我自己是一個基督徒，不必，我有

我的主在我裏面，聖靈會約束我，聖靈會提醒，也會督促，也會催迫，也會禁止。祂在裏面，你有沒有這經歷？你是靠你自己在裏面抓，提醒自己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呀，不能犯罪阿，但我不必說，我是個基督徒，不要犯罪阿。我不需要這樣說，我放鬆了，真正交給主，讓主來約束我，主的靈在裏面管制我，主在攔阻我犯罪，我還沒有犯，祂已在攔阻我了，你也不能消滅祂的感動，你也不能使祂擔憂，祂就在裏面作工，禁止的禁止，催迫的催迫，在做。你有沒有？」每次提到裏面的事，關乎生命的事，他就不談了。他沒有這個生命，所以他沒有辦法談。他既沒有這個經歷，他談什麼。我舉這個例證，說明放鬆的重要。

我們教會裏有一位年青有為的弟兄到國外去深造，在國內已訂了婚。他寫信告訴我，在美國那環境裏，很多年青女子簡直不知怎樣搞的。從前我們總以為是男孩子追求女孩子，現在均是女孩子來約會男孩子。這個男孩子出去，學問很好，長得也很好，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好，有很多女孩在包圍他。他說：「我已是訂過婚的人」美國女孩子笑道：「訂婚算什麼，你頭腦不要太落伍，我就不在乎這些。」但我們的弟兄卻嚴肅地正告：「你不在乎，我可在乎。」為什麼他在乎呢？因為在他裏面有主耶穌。他真正放鬆，完全交託給主，就不必自己去抓。若沒有神的靈幫助，你又怎能抓得住自己？抓不住的！如果能抓得住自己，我們當初又何必信耶穌？就是抓不住，所以才要靠主來抓我。真是感謝主，在此就可看出所謂軟弱的本意，就是真正的放鬆，放鬆就是說完全交託給主了。我既沒有辦法負我自己責任，要抓住自己是抓不住的，愈抓愈要出事，只有放鬆，只有真正肯放鬆倒擺好了。

有時軟弱在健康上，也顯明出來。我們教會裏有一位年老的姊妹，患胃潰瘍，要動手術切去三分之二。在祂進手術房前，我曾為祂禱告，禱告完畢後推進手術房。因為祂心臟不好，不能全身麻醉，僅能局部麻醉。切胃之後，祂一直因懼怕而緊張，切過的胃縫好之後要放回進去時，發生了困難，吐腹滑得很，加以因祂緊張的原故，氣鼓在那裏，繃在那裏，按不下去。這時旁邊有一個護士小姐說：「老太太，你們的牧師剛才曾為你禱告，你是基督徒嗎？」「是呀！」「那你現在又為什麼不禱告呢？」祂一直在緊張，不能放鬆，這一下提醒了祂，就禱告說：「主耶穌阿，……」就這麼一句話，一下整個放鬆了，這一放鬆，大夫就趁這機會一下按下去了。這雖是一個生理的現象，但用來說明心理的現象也是一樣。我們許多時候太緊張，就是自己緊緊抓住不肯放的挺在那裏，主實在拿我們沒有辦法，什麼時候我們放鬆，完全交託，主就動工，主的能力就臨到了。所以主說，祂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，這就叫作軟弱，並不是犯罪、跌倒、失敗的軟弱，若是那樣，祂又怎能顯得完全呢。你真正放手鬆開，祂的能力就出來了，就是在你身上顯得完全。這點也是軟弱的一個意思。

五、由「我能」「不能」到「神能」

另外，軟弱還有一個意思在裏面。我所要提的，就是當我們實在看見自己一無所有，一無所能時，這絕不是隨便講講：「我不行呀，我不配呀！」那般假謙卑，真驕傲，必須是真正看見裏面一無所有，一無所能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主的能力就必覆庇。

這是十多年前的事，臺灣有一個小型的神學院，一位美國籍的院長來找我，要我去教書。我說，你見笑了，我未唸過神學，你要我去教神學，拿什麼去教呢。他就說，曾聽過我講道，也看過我的寫作，經過禱告，覺得合適。我說，你禱告過，我還沒有禱告過，怎能說可以不可以。他就要等我禱告，下週來聽回話，就此告辭。他走了以後，把一個重擔卸了給我。這一下，可慘了，怎樣辦呢？這件工作很想接過來做，因為我還沒有教過神學，如去教教神學，倒很新鮮，但進而一想，我又沒唸過神學，沒受過神學的造就，又將拿什麼去教呢，因而很矛盾，在神前不住摔跤，摔來摔去，從禮拜一摔到禮拜六都無結果，神也不告訴可以不可以，就是個不知道。讀經也讀不出什麼亮光，禱告也沒有感動，和別人交通也得不到印證，總而言之，這件事上成了一個大重擔背在身上，怎麼辦呢。將屆限期的前一天，次日就要答覆那神學院長，就在那天讀到使徒行傳第7章，實在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帶領。那章聖經講到司提反在殉道以前，有一篇見證，講到摩西，特別提到摩西的三次四十年，我若記得不錯，那裏一次是23節，一次是30節，一次是36節三次講到三個四十年。從那三個四十年裏，就想到摩西一生的經歷，然後得到這個結論。那個結論給我提供了一個答案，就能答覆那神學院院長。那裏提到摩西一生的年歲是一百廿歲，這一百廿年中間分作三個階段，每個階段是四十年。第一個四十年階段，摩西身在王宮，那時他養尊處優，實在不知天高地厚，好像一個準太子一樣，要什麼，有什麼。那四十年間，有兩個字可用以包括，就是「我能」——我能做一切，要做就傲，好像真正無所不能。這四十年一過去，第二個四十年開始，他就動刀殺人，他竟還自以為是事奉耶和華，自以為是拯救他的以色列民族，他說，他愛他的同胞，為幫助同胞去殺人。一做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一開始，肉體一動，立即就去殺人。從這以往的四十年，神看這個人不能用，滿了肉體，一無良善，一開始作工就動肉體殺人，神必須把他帶到一個新的環境裏去，在米甸曠野住了四十年。在這四十年間，我想一句話可以包括，就是神要訓練他的眼睛。因為當他在第二階段開始殺人的時候，聖經記載得很清楚，他左右觀看，看來看去不見有人，好，沒有人就動刀殺人。他是在看人，沒有看神，應看的神，他偏偏不看。所以神把他訓練四十年，就是讓他的眼睛能單單仰望神。這個訓練化四十年，代價不算高。神讓他在這四十年間學功課，單單仰望神。在這四十年間，他從王宮到米甸，處境一落千丈，要想什麼，沒有什麼，要得什麼，什麼都得不到。這準太子變成牧羊童了。在這二個四十年中，神把他帶到一個不能的地步，他發現自己一無所有，一無所能，這時他才認識自己。第一階段所謂「我能」，只是一個環境好，神把他擺在一個好的環境裏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要有什麼就有什麼，他以為是「我能」，其實這是虛假的。第二階段，他一無所有了，才發現什麼都不能了，等到他認識自己一無所能時，神才開始用他，並賜他在荊棘火燄中看見異象。讓他看到異象，用他了。人必須被神帶到這個地步——我實在不能了，神才用你。你若還有一點能，你若還有一點才幹、口才、學問、經驗、背景、關係等可以拿得出來的話，神永遠不會用你。但是到了第三個階段開始，八十歲了，才被神呼召出來作王。在最後的四十年，他仍然還是看見他不能，但如若永遠看見自己不能，還是不行，必須被神帶到一個新的境界，看到他雖然不能，但是有一位能，那就是神能。那是第三個階段，看見神能。以色列人真是刁尖古怪，領袖帶領他們走曠野道路，不知吃盡多少苦頭，沒有吃要吃，沒有喝要喝，有吃有喝了，還要吃肉，什麼都要。一直在那裏爭爭吵吵，吵到後來有可拉黨叛變，什麼都做得出，弄得

摩西實在沒有辦法，在沒辦法時跪下禱告仰望神，神就給他能力，用祂的能力覆庇他。摩西實在是個軟弱的，神的能力就在他身上顯得完全。所以在這個地方看見，我們從「我能」到我「不能」，我想這叫得救。原來我是個了不起的人，如今看見我完全不行了。英文有兩字，一個是Nobody，一個是Somebody，以前我覺得是Somebody了不起，現在是Nobody，完了，不行了。從我能到我不能是真正得救了，然後從我不能到神能的得勝。你想得勝嗎？這是得勝之路。你不要看你的「不能」，要從你的「不能」中給我出來，進到「神能」裏面去，你就得勝，沒有第二條路，還是唯一的路徑。從你不能，進入神能，你就支取神的能力、豐富和智慧，支取神給你預備的一切條件，接受過來，完全靠主，就能，沒有不能的，在祂沒有難成的事。你在祂裏面，也能享受那位奇妙的能力。從得救到得勝的路？是在那一天我跪在那裏讀使徒行傳第7章時望見的，實在哈利路亞感謝主！既望見這個，我就感謝主說，主呀，你給我答案了，我可以去教書了，不是我去教，這神學院是你的，神學生也是你的，我這個無用的僕人也是你的，你既然給我機會，你就負我責任，我不會教，沒有關係，你會，我不能，你能，我不配，你配。好了，完全仰望你！就這樣接受過來。接受了下來，我才發現到教書實在是最好的學習。一點都不錯，你在教，你就仰望神，多禱告，多仰望，你自己得幫助。這點說明，我們要領受摩西一生的經歷成為我們的異象，持守這個異象，你就能夠把「不能」變成「神能」，把困難變為容易，把我們那個軟弱變為剛強了。所以說，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了。這也是軟弱的本意。

我在這裏要總括的說，無論是我在作見證開始所提到的從自我裏出來，隱藏在主裏；勿自高，也避免被人看高，真正能夠歸榮耀於神；遇到刺的時候，把它看作恩典；常常把我們自己放在軟弱的光景中，這個軟弱不是冷淡退後，失敗跌倒，乃是放鬆交託，真正靠主，把自己放在主手裏，這樣一來，神的能力就在你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所以保羅說，我什時候軟弱，什麼時候就剛強了，因此他就喜歡誇他自己的軟弱。這個軟弱能夠顯明出來，我們就能在神前支取祂無限量的能力，靠這個力量，就能過得勝的生活。

參、勿將異象止於眼中

最後，我要提到，我們既然有了這樣的異象放在這裏，真像雲彩一樣圍繞我們，這也是一個好啟示，好見證，我們千萬不要失去它。

記得在幾年前，曾在馬尼參加一個聚會，握有機會和一位九十多歲高齡的主僕蔡老牧師(他現在已經被主接去了)同工。在那次聚會中，他是白天的講員，我被排在晚上聚會。他那天一下飛機就問，今晚在那裏講道，人家告他，你且休息一晚，明天開始，他說不行，我還有多少時間可為主工作呢。那天晚上的聚會排定的是我，我既聽到他如此問，就願意讓給他講。當他聽到事先已經排定，就又不肯，但我仍堅持讓給他講道。後來在一起吃飯時，就向這位主的老僕人請教，我說：「你老人家已服事主七十年，工作經驗如此豐富，請告訴我們，傳道人最應注意的是什麼，讓我們有所警惕。」他想了一想了說：「傳道人最應警惕的，就是永遠勿讓神蹟掐死在你手中。」我實在不瞭解何謂神蹟掐死在手中，後來他給我解

釋。他說：「當年一個童子把他所有的五餅二魚奉獻，主耶穌拿到手裏，祝福了，擘開了，分出去，先遞給門徒，門徒再遞出去，結果就使五千人都吃飽了，還剩下零碎，收拾了十二籃。如果有一個門徒，看到這餅這魚只有一點點，還不夠自己吃的，就私自留下，不肯遞出去，這個神蹟就被他破壞被他掐死在手。這位九十多歲主老僕人的經驗談，實在寶貴。我們從主所領受的一切，都得給分出去，遞出去，假如我們不傳不遞不分，你就只有那麼多，而且神蹟就停止，被掐死了。剛才吳弟兄禱告時說，施比受更有福，我們若是不施，坐享其成不肯給，怎麼會有呢。他們西方人為什麼教會興旺呢，就是給麼，一個只有六條板凳的小教會，竟差遣兩個宣教士到國外去傳道，我們的眾教會加起來有多少板凳，究竟差遣了多少傳道人出去呢。你肯給出去，就愈給愈多，如不肯給，神蹟就被你掐死。你千萬不要覺得那餅那魚只是一點點，算不得什麼，剛才已經說過了，不是我能，我是不能，神能，你交在主手裏，主祝福擘開，就能了。老僕人勉勵我們說，永遠記住，千萬不要讓神蹟停留在你手裏。可否容許兄弟把他的話套用一下說：「我們也永遠不要把異象停止在我們眼中。」我們今天晚上也把這異象接受過來，不要讓它停止在們眼中，看過就算。既看到了這異象，就要把這異象所帶來的教訓常記在心，實實在在做一個在主前有用的人。相信海宣的工作在今後的歲月中，可能還有很多難處，然而我們不是把眼睛看在難處上，我們只看我們自己把所應預備的條件預備得如何，每個海宣的問工如果都能把自己條件預備好了，隨時等候接受海宣的差遣，我想一切難處都會成為過去。最大的難處是人，不是錢，也不是什麼組織，什麼都不是，人最難。預備人是最難。有一個弟兄問我：「你每天講道，預備信息，是不是要化費很多時間。」我告訴他：「預備信息，並不化很多時間；預備我這個人，卻要化時間。我這個人不對，再好的信息也沒用。」所以當我們會員把自己預備好了，海宣能夠隨時用我們，幫助我們能做神的工作。我想，若能這樣下去，我們在主面前才能有所交代。我剛才已經講過，我們既然有吳弟兄，他有這麼一個大的異象擺在前面，帶領這個工作往前，我們每個海宣會員也應當盡上本份。我兄弟是這樣看，當接受保羅這個異象，作為我們的勉勵。深望我這個交通見證，也能供諸位作一參考。以下的時間，讓我們在神前一同禱告。

(姚同樾記錄，本文原刊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出版之海外宣道月刊第四卷第二期)